

日本人的美意识

物哀与幽玄

叶渭渠 唐月梅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人的美意识

物哀与幽玄

叶渭渠 唐月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叶渭渠,唐月梅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5633-3626-5

I. 物… II. ①叶…②唐… III. 文化—审美分析
—研究—日本 IV. G1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75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 邮政编码:100024)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08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叶渭渠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东方文化集成·日本文化卷》主编，曾兼任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立命馆大学、横滨市立大学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日本“民间文艺翻译奖”评委会委员等职。

学术专著有：《日本文学思想史》，《冷艳文王川端康成传》，与西月梅合著有《日本文学史》（4卷），《20世纪日本文学史》，多人合著有《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图库·樱花之国》等。另有散文随笔集《樱国拾叶》，《扶桑遗瑁》，译有加藤周一著《日本文学史序说》（2卷），川端康成著《雪国》等系列小说、散文。主编有《东瀛美文之旅》（15卷），以及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等名家文集十套。



唐月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曾兼任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等职。

学术专著有：《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与叶渭渠合著有《日本文学史》（4卷）、《20世纪日本文学史》，多人合著有《日本文明》、《世界文明文库·樱花之国》等。译有：柳田圣山著《沙门良宽》，山崎丰子著《浮华世家》（3卷），三岛由纪夫著《假面自白》、《金阁寺》、《春雪》、《太阳与铁》、《残酷之美》等系列小说、散文。主编有东山魁夷诗文集《东山魁夷的世界》（14卷）等。

策划编辑 呼延华
责任编辑 陈凌云
装帧设计 高海云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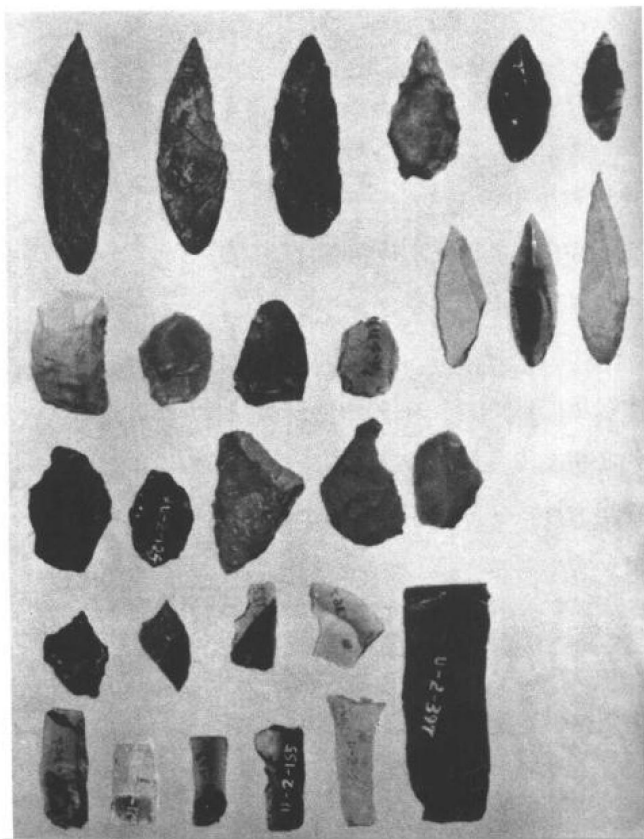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美意识	1
第二章	自然美的相位	25
第三章	色彩美的创造	47
第四章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 ——物哀	73
第五章	艺术美的形态之二 ——空寂与闲寂	87
第六章	空间艺术美的再发现 ——禅的审美情趣	103
第七章	精神调和美的追求	137
第八章	美意识中的爱与性	167
第九章	美在清淡与纯真 ——川端康成文学之美	189
第十章	美在淡雅与静寂 ——东山魁夷绘画之美	209
第十一章	美的困惑、危险的美与恶 ——三岛由纪夫文学之美的多重结构	223
主要参考书目		237
后记		238

第一章

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美意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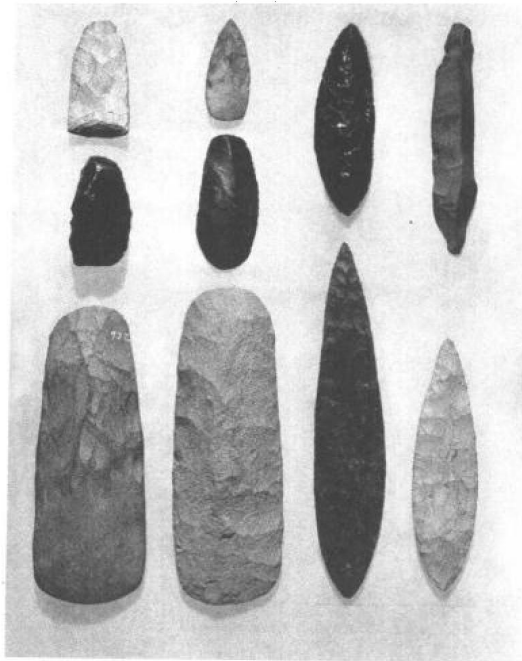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美意识，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基本性格和特殊的审美情趣。同样道理，对于生活在同一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下的同一民族的人来说，这些相同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就会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育成其传统美的共同属性，即同一民族的人具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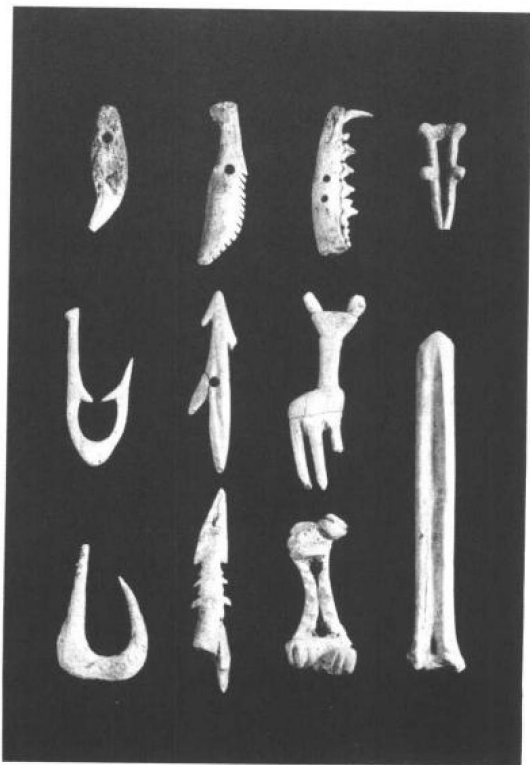
无土器文化时代的石器
明治大学考古学陈列馆藏

同的性格特征。这种基本性格又成为决定其共同审美情趣的根本要素，而且它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审美意识的形成，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先天具备、自然决定的，而是经过悠久的历史 and 复杂的环境——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人的共同美意识，不能不从日本人的基本性格以及形成其基本性格的要素开始。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就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譬如，日本第一部由皇室编纂的国史《古事记》（于公元8世纪初成书，也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记述说 神代之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从天降下，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八百万神。这就是传说中日本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是太阳民族的由来。日



磨制石器、半磨制石器



骨角器

本人以太阳旗作为国旗也缘于此。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日本皇帝是天皇——将皇帝称作天皇，恐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他们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都归顺于天孙，忠于天孙的事业。八百万神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争夺，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和杀戮。所以，日本神话很少有英雄神话，也很少有英雄神，即使有英雄神话，也是悲剧英雄的挽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是非常温和的，八百万神也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像其他民族的神话那样将太阳神——其他神话中太阳神都是男神，惟有日本太阳神是女神——作为勇者，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或者让各种妖魔鬼怪囚禁和杀害太



绳文式瓮形土器 长野县下伊那郡内出土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阳神。总之，日本神话中很少出现激烈的行动，一般都是平和的。自古伊始，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他们敬称天皇为“かみ”，可作“神”解释，也可以释义为“上”、“发”等，无论哪种解释都是至上之意，意指天皇在一切之上，高于一切，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后来更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充分地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神话毕竟是神话，历史传说终究是历史传说。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的规律形成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日本国土和日本民族的来历。但是，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与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万年、亿万年间迟缓地进行，这自不待言。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是所谓“日出之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大岛和无数小岛组成，回环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土地面积70%是山地，30%是平原。没有荒漠，更没有大荒漠。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3776米，没有像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欧洲大陆的阿尔卑斯山那样巍峨的大山脉。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窄浅，没有像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那样磅礴的大河流。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但面积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其宽也只不过200公里左右。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在中国的三峡、美国的大峡谷面前，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和北端虽然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自然灾害的侵害。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1/3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融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中的养分，形成一种温和而优雅的性格。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

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原始好尚。

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经历了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日本地处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入的蒙古种、马来种等人，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和，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外来者与当地人长期混居，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各人种逐渐融和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族群的对立，最后成为统一的大和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在《古事记》的神话里，明确地记载了大和族统一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中完成的。日本历史学者一般认为，神话中的出云族和大和族一样，都是天孙民族，而不是异族。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在国家



弥生式罐形土器
名古屋市热田区热田贝冢出土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宇多上皇临幸的场面（石山寺的缘起）

形成之后，日本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在日本神话中，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此即为“国让”）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即使在中世武家时代，也没有过像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战国时期那种严重混战的无中心状态。他们始终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国家的统一。所以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平和的政治形态。概言之，日本最初形成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使日本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没有严酷斗争的历史体验，这对于日本人的心

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至大的。这一古老民族诞生时的性格，延续成为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文化的特征，以及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特质。

在经济形态上，从距今7 000~8 000年前的绳文时代，日本人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从亚洲大陆传入水稻，日本人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与大自然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日本民族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化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基本上属农耕民族，所以日本神话大都是以农业活动为中心的。《古事记》中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如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和稻谷神等。统治这块土地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给御子御孙的命名，也带上与农业有关的“穗”字，御子叫“吾胜吾胜速日忍穗耳命”，御孙叫“日子番能迺迺艺命”，日语的“番”与“穗”同音同义。据一些日本学者考证，“番能迺迺艺命”还是稻穗丰饶之意。《古事记》还称日本国为“丰苇原水穗国”，并且记载着农耕时使用马匹和贮藏肥料等的重要性，以及祈求风调雨顺等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与《古事记》齐名的国史《日本书纪》也出现过“天穗同命”这样与农业有关的神。这些神话，反映了日本从悠远的神代开始，就已经掌握原始农业技术并进行农耕了。同时，这些神话也证明，当时在社会上占优势的并不是宗教，而是农耕文化。

日本人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



金铜雕镜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8 然地理环境和气候风土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农业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和的。在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下，作为原始农耕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自然不像狩猎民族那样强悍骁勇，也不像游牧民族那样迁移不定，而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形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文化的可能性。日本复合型的文化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文字和宗教为例来说明。

首先在文字方面。从3世纪起，日本皇室引入中国文字，开始使用汉字。《古事记》全用汉字书就，接着出现了用纯汉文编纂的《日本书纪》。日本最早的诗经，即8世纪中叶成书的《万叶集》（日语“万”是指流传万世，“叶”是指歌，所以称《万叶集》，即意为流传万世的歌集），也用汉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标出纯粹的日语发音——汉字是一字一音节的单音节语，表达一定的观念，是一种观念文字或象形文字。日本人起初借用汉字的音与义标示日语，至10世纪始完全消化汉字，创造出日本民族的“假名”文字，成为今天日语的50音表的标音文字的构成基础，属多音节语。从此，在日语里，假名和汉字复合使用，但汉字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汉字，而成为日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譬如：日语汉字“手纸”，如果从中国汉字解释无疑是卫生纸，其实日语这两个汉字是作“书信”解；“料理”，如果从中国汉字解释则是办理、处理，日语汉字却是作“菜肴”解；“敷衍”，日语的“敷衍”是铺叙引申的意思，而汉语的“敷衍”有两个解释，一是铺叙引申，一是敷衍了事、敷衍塞责之意，而且多用后者。可以说，日本人已将汉字化成日本的正式文字，或曰“和字”，使汉字拥有了作为日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独特生命。到了11世纪，日本人用这种复合型文字创造出完全独立于此前的汉文学的纯粹日本文学——物语文学，可以完全如实地表达日本人自己的感觉、感情和美意识。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日



雕花注入赤瓶

本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吸收西方文字，主要是英美文字，其次是德、法、荷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军占领日本，西方文字的输入更是泛滥成灾。但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消化、融和，它们逐渐成为日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语外来语。现在正式编入外来语词典并为大众所接受的，就有3万多个字词。可以说，现代日本语是由假名、汉字、外来语三部分复合组成的，这在世界语言史上恐怕是最独特的。

更明显的例子是在宗教的复合形态上。日本人的原始信仰，是以敬神为主，即神道。但神道原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的。他们并没有像中世纪欧洲人将基督教发展成“教权式”的宗教那样，将神道的教权绝对化。天照大神虽然是最高的神，但它不是绝对的神。当大陆的儒学、佛教传至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抗拒态度，相反，却以调和的态度，摄取新来的信仰，以某种形式加以融和，使儒、佛与神道融为一体。可以说，日本人的神观不是一神教，而是多神教，没有给一神以绝对性，在宗教上是宽容的，除了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整体来说，很少排他性。这构成日本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佛教禅宗在12~13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受到幕府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深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态度，而且对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譬如不重形式重精神、不重人工重自然、不重现实重想像、不重理性重悟性、不重繁杂重简素、不重热烈重闲寂等，形成日本文化的中核。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与禅的自然性格并存融和为一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就是禅。

以上所述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是产生独特的日本文化和独特的日本人的性格的重要因素，甚或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具有什么特征呢？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有种种论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与其他民族人的性格一样，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其美好的一面，也有其丑陋的一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二律背反和绝对对立的。这在政治作用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说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之一是调和、中庸及儒雅，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其性格又会偏离这一美德。譬如近世江户时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统治者排斥天主教、基督教，采取了让人们“踏绘”的严厉措施来辨别是不是教徒——踏过木版刻或铜版刻的圣母像或背十字架的基督像的就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如果不“踏绘”，就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从而对其实行残酷的打击。又譬如近现代日本人在对外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暴虐和残忍，是由于受军国主义的驱动，人性被纳入现实的政治网络中，受异化而形成的。所以在短短的一章里，要说明日本人的性格全貌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做准备全面论述日本人的性格，只着重谈谈来自传统文化的国民性格，谈谈决定日本人的美意识，以及继续维护着这

种审美传统的基本性格的几个特征，从中考察日本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及其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

第一，调和中庸的性格

正如上述，日本人充分吸收了自然环境和气候中的养分，形成一种调和中庸的性格。日本学者称之为“中正”，即不偏为中，不曲为正。日本人判断事物一般都采取相对主义、调和折中的态度，即中庸态度。这种态度是以“和”作为基础的。日语的“和”字，包含以下几种释义：（一）柔和、温和；（二）平和、和解；（三）调和、中和等。早在7世纪，圣德太子制定日本第一部律法《十七条宪法》时，开首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以和为贵”，作为对其臣下的道德和精神的训示，并成为其立国之本。8世纪，元明天皇将日本国称为“大和国”。日本人将日本精神称为“和魂”，意即代表中和的精神。《日本书纪》称赞“和魂”是奇魂、幸魂。可以说，这种“和”就是日本人最初表露出来的性格特征。

在日本历史上两次著名的重大转折都表现出日本人这种“和”的性格来。645年的大化革新，革新者只杀了实行数代独裁统治的贵族苏我家族的苏我入鹿一人，在没有发生任何重大骚乱的情况下，就达到恢复朝权的改革目的。



圣德太子像 法隆寺藏